

翠楼吟

云中岳 著



云中岳 ● 著

翠 樓 吟

新派武侠小说精品

安徽文艺出版社

(皖)新登字 04 号

新派武侠小说精品

云中岳著

翠楼吟(上·下)

责任编辑:闻益 装帧设计:丁明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荷泽印刷厂印刷

开 本:850×1168¹/32

印 张:22.5

字 数:2200,000

版 次: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310-6/I.1209

每册定价:28.60 元(精装本)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容简介

少年侠客白龙和少女剑客马莲珠，英俊无比，美若天仙，一对情侣青梅竹马万人羡慕。谁知美事将成，忽闻爱人身亡。奔丧时，却见不到爱妻亡躯，尸体杳无踪迹，使人目瞪口呆，惊悚之余，此迷团谁人能解……莲珠再现江湖，一时江湖谈虎色变，是人还是鬼，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历尽江湖颠波的白龙，当得知亡妻已与他人婚配，鸳鸯错配，引出一起人间悲剧。面临着生与死，情与爱的严峻挑战。

浴爱河，掀巨浪；错配鸳鸯，杀机起；江湖争斗一场血雨腥风，一触即发……江湖厮杀，虎啸龙吟，波澜重重迭迭，忠奸，性爱眼花缭乱。把执著的读者带到一个新的武侠小说境界，不禁使人掩卷后回味无穷。

目 录

上册

一	怪婆行江湖	(1)
二	事出意外	(19)
三	风波迭起	(38)
四	无事生非	(57)
五	剑刃出鞘	(72)
六	恶僧救美女	(92)
七	深入虎穴	(108)
八	颠鸾倒凤	(125)
九	醋海翻浪	(144)
一〇	贼胆包天	(159)
一一	寻觅夫踪	(175)
一二	虎穴逃生	(192)
一三	荒野被困	(209)
一四	英雄难过美人关	(260)
一五	擂台择夫	(239)
一六	假凤真凰	(256)
一七	花中淫魔	(274)
一八	劫后相逢	(294)
一九	针锋相对	(313)

二〇	英杰遭害	(329)
下册		
二一	痴女孽情	(366)
二二	乘龙快婿	(394)
二三	法场死斗	(381)
二四	怪象迭生	(397)
二五	异酒奇菜	(416)
二六	古洞秘籍	(436)
二七	误认檀郎	(452)
二八	少女乞丐	(471)
二九	绛纱蒙面女	(489)
三〇	宝马赠好汉	(506)
三一	怪事突起	(524)
三二	命在旦夕	(541)
三三	斗兽犹困	(554)
三四	雾中金銮	(571)
三五	诚兄难寻	(590)
三六	冤申何处	(611)
三七	英雄蒙难	(630)
三八	双雄交换	(647)
三九	变幻风云	(664)
四〇	任艰路遥	(682)

一 怪婆行江湖

阳春三月。

还阳河浪花飞溅，汨汨流淌，经绚丽的朝阳一照，飞金溢彩，煞为迷人。

蓦地，在哗哗的流水声中，随着一阵银铃般的脆笑，两条白影从还阳河的西岸腾起，有如白鹤飞翔，须臾间掠过四丈八尺多宽的河面，轻灵、曼妙地飘落在岸东一块青石之上。

这是一双年仅十四、五岁的金童玉女。

少男面如冠玉，剑眉星目，鼻直口方，背插一口单刀，肋下佩戴镖囊，顾长的身上披着一袭月白色的长衫，人如玉树临风，俊逸中透着坚毅，气宇轩昂。

那少女笑靥如花，清丽脱俗，一身匀称的素服裹住她婀娜的娇躯，腰悬宝剑，英姿飒爽。晨风吹拂，衣袂飘飘，云鬓飞扬，真好比大青石上融化的一块瑞雪，又宛如万里碧空中飘浮的一朵白云。

二人凝目对望，柔情脉脉，流霞溢彩，犹如色彩斑斓的河水。

少女沉浸于良辰美景之中，口中喃喃道：“这里的景色真美啊！”

少男深吸一口早晨清新、还略芬芳的空气，说道：“是啊！”

忽然，少女眼中掠过一丝忧郁的阴翳，道：“表哥，你知道还阳

河之名的由来吗？”少年显然早有耳闻，嘴里却道：“愚兄孤陋寡闻，愿聆其详。”

“大唐初期，突厥族大举入侵中原。唐王李世民派大将李靖在这一带阻击来寇。唐军不幸中计，被重重围困。当时，这里虽有一条河，却已干涸多年。唐兵喝不上水，士气低落，连吃败仗，情况十万火急。”

“岂料，一天夜晚，陡然间河水满漕，唐兵解了焦渴，好比由死还阳，顿时精神抖擞，生龙活虎，个个踊跃，杀退贼兵。从此，这条河便被称做还阳河了。”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想不到还阳河还大有渊源呢。”

少女从悠久的历史中走向现实，抬头凝视少年片刻，桃颊上猛地腾起两朵红云，低声道：“表哥，你看我长得美吗？”

少年凝眸望着眼前佳人，娇若带露的牡丹，挚诚地说：“依愚兄看来，表妹是世间最美的女子。”

少年童心忽起，道：“表妹，你看愚兄人品如何？”

少女瞥了一眼他笑吟吟的俊脸，面涌红潮，娇嗔道：“你……”

少年不待她把话说完，顺势拉住她温柔的玉手。二人顿觉一股电流传过，身躯均是一颤，执手相望，浑然忘了身外的世界。

良久，少女醒过神来，梦呓般地说道：“要是能永远这样下去多好！表哥，将来你我二人不如找一个深山孤岛，收集各门派的精华，研成盖世奇功，然后广收弟子，让他们艺成下山，杀奸锄霸，扶危济困，行侠江湖，扫尽人间的不平，想起来，那该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呀！”

少年眼中闪烁着神往的光芒，沉醉地说道：“但愿如此！”

一双紫燕欢快地呢喃着，从他俩头顶越过，迎着朝阳，展翅飞向远处。

少年又长吸一口气，精神振了振，道：“表妹，时间不早了。送君

千里，终有一别。我回家探望父母，很快就会回来。”

少女不觉眼睛一酸，泪眼模糊，道：“望表哥速去速回，切莫让小妹成为盼水渴死的唐军。小妹还等你回来一块儿练剑呢。”

少男这才明白她刚才讲还阳河之名来由的用意，动情地握了一下她的纤手，用力把头一点，道：“愚兄记住了，表妹多多保重！”说罢，毅然转身离去。

少女目睹少男渐行渐远，直到消失在地平线上，仍怔怔地站在那里，她惆怅若失，好象魂儿已飞出躯壳，随着恋人而去。

“救命啊——”

忽然传来悲切，绝望的呼救声。少女陡然一惊，车转娇躯，凝目一看，在浪花翻涌的流水中，沉浮着一个落水者，眼看便有灭顶之灾。

少女倏地凌空拔起，漫天空中三个起落，脚点水面之上，探腕抓住落水人的头发，猛提一口真气，复又拔起一丈多高。眼看下沉之际，左脚尖一点右脚面，忽又冲起数尺，几经起伏，落到了河的西岸。

少女喘了几口粗气，低头一看所救之人，是一位年过花甲，面相清癯的婆婆。她伸手一探婆婆的寸关尺三步脉，脉息微弱。略一思忖，她背起婆婆，一溜轻烟，直奔西边的村庄。

十里有芳草，十邑有忠信。马家大寨之所以名震江湖，是因为这里隐居着一位大人物。提起孟尝君马岱，方圆几百里妇孺皆知，就连三岁童子也能绘形绘色说上一两件。

当年，马岱跟随海瑞海王爷，是带刀的二品护卫，四十八侠的领袖。掌中一口宝剑，打遍天下鲜有敌手。海瑞十二本扳倒奸相严嵩，告老还乡，回到祖籍广东琼州海南县。马岱无意功名利禄，回到了家乡马家大寨。其妻岳氏夫人，十分贤惠，生有二子一女。

马岱隐居家乡，闭门课子，乐享天伦之余，仍不忘杀富济贫，替

天行道。他挥金如土，仗义疏财，一生不为己，专为他人忙。因此，深得四乡八村亲邻的敬仰。

此时，孟尝君马岱与夫人岳氏正在客厅里闲叙，忽见女儿背着一位水淋淋的婆婆匆匆进来，不由得一怔，起身迎上前去，惊问道：“莲珠，这是怎么回事？”

少女原来名叫马莲珠，是孟尝君马岱的女儿，人称云中仙子。马莲珠放下婆婆，简略地说了说经过，急急道：“爹爹，赶快救救她。”

马岱审视了一下昏迷不醒的婆婆，把头一点，道：“孩子，你就是不催，我焉有不救之理呢。”

马岱边说，边把婆婆头朝下放在椅子上，又命人打来温开水。他用手一按婆婆后心，婆婆嘴里吐出几口清水。然后，他又把婆婆翻正身子，放在软塌之上。从腰间掏出百草转阳丹，就着温水，给婆婆服下。

时间不大，就听婆婆喉咙间“咕喽喽”一阵脆响。马莲珠欣喜地喊道：“婆婆醒醒，婆婆醒醒！”

婆婆未曾睁目，张口喊道：“不凭良心，天理难容！”

云中仙子马莲珠说道：“您醒醒，婆婆，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孟尝君马岱沉声说道：“大嫂，醒来！”

婆婆慢慢睁开二目，看看马岱父女，一伸手抓住马莲珠，道：“好丫头，好丫头！”对马岱一瞪眼，道：“好！好！”说罢，哈哈大笑，复又悲声大哭。

马岱眉头一皱对马莲珠说：“孩子，你救的这位婆婆，神志不清，你看如何是好？”

云中仙子尚未开口，旁边有人说道：“小妹，你怎么把一个疯婆子背到了咱家？”

马莲珠一看是大哥九头狮子马瑶进来了，便把眼一瞪，说：“大

哥，咱家爹爹一生行善，侠名远播，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疯婆婆也算是一条人命，我们当然要善待她。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

孟尝君马峦赞许地把头一点，说：“好孩子，你把她背到后院去吧。”

云中仙子马莲珠把婆婆背到后院，让人烧水做饭。她先替婆婆洗了澡，换了衣服。疯婆婆仍是时哭时笑，神志迷懵。

过了一会儿，家人端来两碗香喷喷的鸡丝面条。马莲珠笑盈盈地说道：“老婆婆，你饿了吧？快些吃饭。”

疯婆婆却狐疑地瞅瞅面条，又看看她，把一碗面塞到马莲珠手中，硬让她吃。

马莲珠也忙了半天，有些饥肠辘辘，便笑道：“好，婆婆，我吃，你也要吃啊。”

疯婆婆把眼一瞪，固执地说：“你吃，我就吃，你不吃，我也不吃。”

云中仙子见疯婆婆如此难缠，哭笑不得，只好先把面条吃下。停了片刻，疯婆婆也把一碗面条扫了个精光。

疯婆婆吃饱后，似乎稍微安静下来。但任凭马莲珠百般询问，她都是闭口不言。

这时，马家的爱犬大黄从外面摆着尾巴颠了进来。疯婆婆一见大黄狗，浑沌的眼睛一亮，哈哈笑道：“丫头，你的面条不好吃，我要吃你的大黄狗，你快把它杀掉，煮给我吃。”

马莲珠一怔，旋即笑道：“婆婆，你想吃狗肉，我到街上给你买去。”

疯婆婆眼一翻，道：“不行，我只想吃大黄狗的肉。你要舍不得，我这就走。”

云中仙子马莲珠心中暗想，二十四拜都拜过了，何况这一哆

嗦。我既把她救来，就好事做到底，何必再要她说“不”字呢。她狠了狠心，挥起一掌，击在大黄狗的脑袋上。大黄狗闷哼一声，瘫倒在地。马莲珠忍了忍眼泪，吩咐家人把狗剥皮下锅。

时间不大，狗肉煮好。马莲珠亲手端着递给疯婆婆。疯婆婆嚷着让她吃，虽然肉香扑鼻，但马莲珠怎忍心品尝。疯婆婆也不客气，抓过狗肉，一阵狼吞虎咽，一条大黄狗的肉，被她一扫而光。家人在一旁看得咋舌不已，云中仙子也暗暗称奇：这婆婆好大的饭量！

疯婆婆打了几个饱嗝，用袖子抹了抹油嘴，喊道：“丫头，收拾我睡觉。”

马莲珠啼笑皆非，扶起疯婆婆，来到自己的绣房，让婆婆睡在自己的牙床上，待婆婆合目打鼾，马莲珠把房门关好，回到堂楼陪伴母亲岳氏夫人将就一宿。

翌日一大早，云中仙子早早地起来，来到绣房，刚推开门，顿觉一股恶臭扑鼻冲来，几乎把她熏倒，她恶心欲呕，捂住鼻子细细一看，地下，墙上，桌椅上，脚踏，床沿上，到处涂满了屎尿。而疯婆婆却依然躺在牙床上，扯起如雷的鼾声，睡得正香。

爱洁如癖云中仙子柳眉一皱，心中怨道：“你这个疯婆婆也太会作贱人了。你要吃我的爱犬也没有什么，你怎么能到处拉屎呢！继而又一想，事已至此，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她捂住鼻子，探脚走到床前，连声喊道：“婆婆，你醒醒，醒一醒！”

疯婆婆一翻身，打了个哈欠，白了白马莲珠一眼，不满地说道：“我未睡醒槽，你瞎叫唤个啥？”

马莲珠陪着笑脸，说道：“您看看到处是屎尿，您不觉得难闻吗？您老要是走不动，喊我一声，我就会来服侍您老的。”

疯婆婆一瞪眼，振振有词道：“我如果能出去，难道会满地屎尿撒尿吗？我可不是有意的呀。”

这时，孟尝君马奋夫妇，马家兄弟都来到绣房，马家的家人、丫

环也站到了绣房门外，一个闭气捂鼻，更有几人忍不住腥臭，当场吐了起来。人人暗骂疯婆子缺德，但当着马峦的面，又不敢骂出口。

孟尝君马峦细察情形，双眉一锁，对马莲珠说：“丫头，你把她搀出来，我来问问她，看她是真疯，还装疯卖傻？”

云中仙子把疯婆婆扶出绣房。疯婆婆翻了一眼面前的人，不悦地问道：“你们都是些什么人？叫我出来干什么？”

马莲珠忙给她介绍了自己的父母及两位兄长。

马峦乃是一位老江湖，他一看女儿绣房中污秽不堪，而疯婆子浑身上下却干干净净，似乎有所觉悟，道：“大嫂，我家女儿好心好意把你救到家中，连爱犬都杀掉给你吃了，你为何这样作贱人呢，你到底是真疯，还是假疯？”

疯婆婆略微一愣，哈哈大笑道：“马峦，好一位孟尝君！我能是有意这样做的吗？我不是有病在身吗？马峦，你假仁假义，空负孟尝君的美称，还不如你闺女慷慨太度。好，你们既然厌烦我老婆子，我这就走！”说罢，挣脱马莲珠的手，脚下生风般地走了出去。

孟尝君马峦被骂了个狗血喷头，但到底涵养深，仅是老脸一红，隐忍未吭。其子九头狮子马瑶、穿云燕子马飞一见父亲当众被骂，不愿意，怒目一瞪，便要反唇相讥。马峦把手一挥，二小不敢放肆，硬是把即将骂出口的话又咽了下去。

云中仙子连忙喊道：“婆婆慢走，我给您收拾些行李、盘缠。”

疯婆婆充耳不闻，脚步稳健，直奔大门。孟尝君马峦见了，不觉暗暗沉思。

其他人唯恐避之不及，直盯着地看着疯婆子离开。

云中仙子马莲珠追到大门外，连声呼道：“婆婆慢走，我家爹爹言语冒犯之处，我来向您赔礼，并我替你打点些行李，再走不迟。”

疯婆婆转过脸来，嘿嘿冷笑。

马莲珠一看好一脸傻相，眼中却透着恐惧、怨恨、凶狠的目光，

不由激凌凌打个寒战。

“哪个让你送？死丫头！”疯婆婆一抖巴掌，迎面拍到。

云中仙子见婆婆挥掌打来，本不以为然。等掌临当顶，忽觉一股劲风，不觉大惊失色，避之不及。她顿觉头发懵，眼发黑，头重脚轻，天旋地转，“扑通”一声，摔倒在地。

有几个家人好奇心极强，跟出去想探个究竟，一出大门，只见小姐躺倒在地，不见疯婆婆的影子，几个丫环忙上前扶起小姐，另几个家人赶紧禀告给老爷。

马峦、岳氏、马瑶、马飞急忙赶到大门外，一看云中仙子面色苍白，双目紧闭，昏迷不醒。马瑶、马飞忙把妹妹抬到客厅。孟尝君马峦用手一摸女儿的寸关尺三步脉，脉息微弱，再一摸心口窝，跳动轻微。饶是阅历丰富，堪称医病疗伤里手的孟尝君同，也弄不清女儿到底得了什么病症。

九头狮子马瑶脾气暴躁，气得直骂疯婆子。岳氏夫人一见爱女这个样子，愁得直抹眼泪。

马峦想不出其它的好办法，只好拿出百草转阳丹，撬开云中仙子马莲珠的牙关，用温开水灌下。可是，百试不爽的转阳丹竟毫无灵效。马莲珠依然二目紧闭，牙关紧咬，无知无觉。岳氏夫人忍不住呜呜大哭。

孟尝君马峦万般无奈，吩咐一声：“瑶儿，飞儿，赶快派人方圆左右延请名医。”

一连三天，名医象走马灯似的来了七、八个，都诊断不出症结所在，名医们皆摇头叹息而去：“惭愧，惭愧，鄙人医道浅薄，对令爱爱莫能助，请另请高明。”

“高名”者虽又请到不少，然而对症才能下药。因摸不到云中仙子的病因，这些闻名一方的神医国手也一筹莫展，无回春之术。

云中仙子马莲珠的病势却一天重似一天，第四天时，竟然气绝

而亡。

马岱夫妇仅此一女，爱若掌上明珠，尤其是岳氏夫人，对女儿更是宠爱，放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如今一见云中仙子华年夭殇，夫妻二人怎能不肝肠寸断，悲痛欲绝。岳氏夫人更是心一声，肝一声，直哭得死去活来。

云中仙子马莲珠活泼美丽，且宽待下人，因此，丫环仆人无不落泪叹息，连呼苍天无眼。马家以至马家大寨顿时笼罩着一层浓郁而沉重的悲云惨雾。

孟尝君马岱强忍悲伤，打发人订购棺材，准备女儿的后事。并派人前往北京燕山白家大楼告诉亲家这不幸的消息。

原来，早在莲珠三岁时，便由海瑞、征东大元帅孙佩、阁老沈美玉和礼部天官曹文焕四人做媒证，把她许给了姑母之子白龙。白龙的父亲老善人白雁翎，当年与马岱同保海瑞。海瑞告老还乡后，白雁翎与马岱也各自退隐还乡。因白雁翎深知内兄怀揣天下绝艺，便把独子白龙送到马家大寨学艺。白龙与莲珠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加之有婚约在先，小兄妹俩更是相亲相爱。

云中仙子已盛殓五、六天了，白家尚未来人。白家不来人，不就好发葬，因为马莲珠毕竟是白家未过门的媳妇。

直到第七天的上午，白雁翎老夫妻才带着独子白龙风尘仆仆地赶到马家大寨。白龙一进大门，便号啕大哭，他直扑棺前，哀嚎道：“表妹，你怎么会先我而去！没想到还阳河畔一别，竟成永别。你不是亲口说等我回来一同练剑吗？表妹，你去得太早……”他抚棺痛哭，泣不成声。

白家既已来人，停尸七天，人也该发丧了。白龙擦了一把泪，走到孟尝君马岱的面前，叠膝跪倒，说：“舅父，表妹她……”

马岱也是老泪纵横，扶起白龙，劝道：“孩子，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人死不能复生，再哭也是枉然。”

白龙一看众人要抬棺出殡，顾不得再问云中仙子的死因，说道：“舅舅，这些道理孩儿岂不明白。事到如今，孩儿只求舅舅一件事。”

孟尝君叹了一口气，说：“孩子，你也知道你表妹三岁时，便许配给你，使咱两家亲上加亲。不曾想，你们表兄妹没有缘份，莲珠中途而去。但愿你好自为之，将来再另选佳人。孩子，你有话就说吧，不管是什么要求，舅舅都答应你。”

白龙哽咽道：“舅舅，眼看着就要发葬，孩子想最后看一眼表妹。”

马峦犹豫了一下，点头道：“好！孩子，我答应你，来人！”遂吩咐家人找来木匠，打开棺材销子。

白龙颤声说道：“莲珠表妹，为兄看你来了。你再和为兄说一句话吧。”

白龙用肩一找，“咯噔”一声，把棺盖扛到一边，他伸头一看，不由得“啊”了一声，惊怔当场！原来，棺材里边，据然空空如也！

马峦夫妇及马家兄弟也想最后看一眼马莲珠，一看之下，也不禁目瞪口呆。

前来马家送丧的亲邻好友，见他们几个神色有异，上前观望，俱皆迷惑不解，惊讶不已。有的喜，有的忧，交头结耳，众说纷纭。

棺材始终停在这里，人不知，鬼不觉。云中仙子的尸首哪里去了呢？

莫非世上真的有鬼？

孟尝君镇定了一下，道：“大家都不要哭，先把棺材盖上！”

众人随马峦来到客厅，老善人白雁翎对他说道：“老哥哥，我有一个想法。”

孟尝君马峦说：“贤弟请讲。”

“莲珠这孩子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小弟实在难解其中之

谜。吉人自有天相，我看莲珠说不定另有奇遇。”

“唉，但愿如此。愚兄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顿了顿，说：“贤弟，你看看今天这个事到底该怎样了结呢？”

白龙不等父亲答应，抢说道：“舅舅，我看表妹绝不会先我而去，她一定还活在人间。”

马峦点点头，道：“孩子，但愿如你所说。”

孟尝君把整个事情从头到尾飞快地思索一番，忽然眼睛一亮，对白雁翎说：“白贤弟，咱们先把人散发出去，然后派人到处打探下消息。老哥哥猜想这事很可能与疯婆婆有关！”

“疯婆婆？谁是疯婆婆？”白雁翎父子俩同声开口相问。

马峦就把马莲珠从还阳河搭救一位疯疯癫癫的老婆婆之事详细说了一遍。

白雁翎想了想，道：“大哥，我看这里边大有文章。那位疯婆婆莫非是含而不露、身怀绝技的江湖高手。只是，她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呢？”

马峦若有所思，说道：“咱们细细打听打听，也许能解开这个谜底。”

当即，把前来送丧的人们打发回去，马、白两家老少人等四处打探消息。可是一连忙碌了半个月，音讯皆无，哪里有马莲珠的影子？仿佛马莲珠这个人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或已化为空气永远地消失了。

白雁翎很失望，更担忧白龙整日一副病怏怏、痴呆呆的样子，便安慰了马峦一番，提出返回北京燕山白家大楼。白龙也跪在舅舅面前，说没有表妹陪伴，已无心练剑研武，也欲随父母回家。马峦无可奈何，只得把白家一家人送出马家大寨。

白龙随父母回到白家大楼后，茶不思，饭不香，失魂落魄。醒里，梦里，睁眼闭眼，到处都是云中仙子含情脉脉的目光，婀娜多姿